

7.38

宜昌市 文史资料

第九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4185/16

宜昌市文史资料

第九辑

(工商经济专辑之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责任编辑 刘思华 邬晓光

宜昌市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枝城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5万 出版日期：1988年12月

内部报刊准印证(宜市刊)字第11号

编 者 的 话

宜昌地处鄂西，有“川鄂咽喉”之称，为长江的重要口岸。自一八七六年辟为商埠，促成百业兴旺，有了近现代工业的雏形，而商业贸易发展尤为突出。东西南北各路商贾包括外商云集此地经营，成为外来工业品和鄂西、川东、湘西北土特产品的重要集散地。

商埠的兴盛，孕育了大批声誉卓著，历久不衰的厂家、商号。它们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有其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方法与经验，这对当前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无不有借鉴作用。

我们编辑出版的《宜昌市文史资料》第九辑和第十辑，是两本工商经济专辑，共收入了三十万字的文稿。主要来自撰稿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力求详实、生动，容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集成研究工商经济史的珍贵资料。由于编辑水平有限，疏漏之处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并在今后继续征集这类稿件时，欢迎赐稿。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宜昌最早的机器厂李正顺.....	杨燮诚 (1)
龙发昌到龙盛昌机器厂.....	高长泗 王宗维 (10)
丁同兴厨刀老店.....	丁惠卿 (17)
宜昌的第一家肥皂厂——森茂.....	梅伯坝 (23)
回忆长江化工厂.....	李 林 (28)
创办宜昌第一家纺织厂	
——记黎阴三与“宜人组织机厂”.....	黎祥埏 (33)
高万顺织布厂.....	江海波 (38)
宜昌针织业的变迁.....	孙书堂 孙文林 (47)
宜昌印刷业历史述略.....	胡居馨 (55)
近代宜昌转运贸易的兴衰.....	徐凯希 (70)
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记略.....	张常武 (82)
汉永义与运输报关行.....	杨昌铸 (99)
漫话宜昌划驳业.....	陈大厚 (107)
民国初年兴起的宜昌人力车业.....	雪 言 (115)

“镇江阁”河米行的兴衰.....	杨直 (125)
宜昌的面粉业.....	张光瑞 (132)
宜昌榨坊首户——朱大顺.....	朱锦陶 (141)
裕恒发烛坊话旧.....	杜德湘 (151)
傅济春和兴盛祥药材号.....	傅道兴 (156)
“老万年”金店.....	李世贵 (166)
旧宜昌县税务机关见闻录.....	章栖波 (175)
左彦甫与聚兴诚银行.....	张常武 全士贵 (180)
附录：聚兴诚银行史略.....	(187)
爱国商人何元干.....	杨泽钧 陈鸿儒 (190)
张剑秋及其兴办的实业.....	张绪钧 (203)

宜昌最早的机器厂李正顺

杨 燮 诚

李正顺机器厂，是宜昌最早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它不仅开创了本地砂型铸造之始，并制造出本地第一台机器，经营方式也有其独到之处，在宜昌近代工业史册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笔者1927年进入该厂，工作了近20年，现就该厂从清末由李开荣创办，其子李志奎继办，至解放初合并成新华机器厂，叙述它的发展过程。

由创办到兴盛，享誉遐迩

“李正顺”的创业者，原本姓简，清同治年间，他的母亲下堂到李家，随继父改姓李，取名开荣。李家世代铁匠，在宜昌西坝开一家小铁匠铺，李开荣少年时就跟继父打铁，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继承李家产业，自营铁铺。时值宜昌大兴木船修造，所需船钉倍增，他揽接了这项生意，大量锻造船钉，获利丰盈。

1905年，宜昌开了一家“宜人”织布厂，首次使用由日本引进的铁质织布机，坏了就请李开荣去修。“宜人”的老板黎阴三为求其厂发展，遂请李仿制铁质布机。本地历来使用的是旧式木质布机，这种铁质布机在当时还是“新型机器”，结构

并不复杂，许多零部件李家也能锻造，只是齿盘要生铁铸造。李家没有铸造设备和技术，去求别人，宜昌虽有几家炉坊，但都是用泥模铸犁铧和日用铁器，也不能解决齿盘的翻砂问题。李开荣决计外出购买齿盘，回来装配。

1907年，李开荣带了一大笔钱和齿盘样式到了汉阳，向周恒顺机器厂购买。虽然周恒顺厂规模大，有砂模设备，生产几种机器，但没有这种型号的齿盘，必需临时制模铸造。李开荣由此萌生新的想法：这次能铸造几个带回去，以后仍要依赖别人，若能把这套工艺技术学到手，岂不两全其美。便向这家厂老板提出自己学造。对方的条件是，无论做好做坏，都得要李花钱买下。李开荣时年30余岁，勤奋好学，经过几个月苦钻，很快掌握了砂型铸造的基本技能。是年底，他在汉购了几吨生铁及造型砂回到宜昌。进家门一看，堂屋里供着他的灵牌，顿时大感惊奇。原来，家人见他出门几月未归，就急忙请算命先生卜卦，结果说他在外遇祸身亡，致而闹了这么一场笑话。以后，我们师徒将此说成是“李正顺”创业史上的因“祸”得福，常摆这段龙门阵。

李开荣回来后，将铁铺改名为“李正顺机器翻砂厂”，并移到内地会对面（此处后修路取名为大公路），修建厂房，吸纳学徒，添制了化铁炉和翻砂造型设备。熔化生铁，翻砂做出了齿盘，锻造了曲轴直轴等部件，请江南赵家棚的木匠赵海林做出木架，制出了一台铁木混合脚踏织布机。这就是李正顺机器厂的创办经过，也是开创砂型铸造和制造宜昌第一台机器的经过。时间为1908年。

开创伊始，造出的第一台布机还相当粗糙，虽然勉强能用，操作时极不灵活，其原因是还缺少必要的加工设备。是年，李开荣到汉口买回一台半旧的6呎简易手摇车床，一台撑

压式手扳钻床，以及老虎钳、方块式螺丝扳和螺丝攻等。逐步开始小批量布机生产。日本产的那种布机称之为“东洋高脚机”，经“李正顺”改制成“仿东洋矮脚机”，显得更灵巧，打出了“宜昌正顺工厂”制的“玲珑”牌商标。

在此之前，老祖宗传下来的旧式木布机，在鄂省内外、各地城乡使用相当普遍，织布是靠脚踏、手扳和丢梭三道程序来完成，一天织一匹布很觉困难，正顺厂生产的铁木布机只用脚踏，代替了旧式的三道程序，每天可织三匹布，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工效；且合银元15元钱就可购一台，因而“三人”织布厂以及1910年创办的“同吉祥”织布厂分至购买。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正顺厂布机的生产，促使了宜昌纺织工业的兴起，许多小型织户织坊和织布厂应运而生，各厂家购正顺厂布机，少者几台十几台，多者40台，仅市区达300余台。

民国初年，即1912年至1914年间，崭露端倪的正顺厂，“玲珑”布机开始向外埠销售，古老背、红花套、宜都、枝江、白洋、董市等地织户纷至沓来拥跃购买。李开荣见所需布机日益增长，而厂房规模具体而微，便扩大厂房，又在小南湖和一马路各购屋一幢，分别做翻砂坊和门市；添置了两台机床和一台钻床，工人也增到40人。当布机不能满足供应时，便要日夜不辍地生产。1915年至1920年为产销的最旺时期，厂里平均每年要生产2000多台。最好时，连续每天要销售几十台。一时，宜昌布机享誉遐迩，名扬省内外，销全国各地不少。主要销鄂中的当阳、荆门、江陵、松滋、公安、石首、潜江、沔阳，鄂北的樊城、老河口，豫南的邓县、南阳，湘北的澧县、津市、华容、常德和益阳等地，仅销沙市一镇就有200余台。

顺便要提一句的是，《六十年变迁》的作者李六如，抗战期间在延安写的自述提到，李六如于1919年10月由日本留学回

国后，在自己家乡湖南平江县，“集资办了一个织布厂，用的是宜昌出产的脚踏铁机”（摘自李锐著《忆六如老伯》）。当时宜昌只有“李正顺”一家生产布机，别无他店，由此可见正顺厂布机销售之远，影响之深。

李正顺机器厂铸、锻、车、钳各工种人员齐备，人才济济。办厂初期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徒工，1920年前后分别离厂后，在机械行业还干出了一番事业：锻工全章志，去汉口学习车工和绘图，接着去沙市长丰机器厂，设计制造出柴油机；铸工陈运祥，去本地渝昌兴修船厂当翻砂工，为造出宜昌第一艘轮船“江渝”号，解决了铸造方面的许多难关；炊事工（兼学车工）龙传青，去本地李元兴机器厂当车工，后自己开了龙发昌机器厂，生产出布机、面机等机器。有人说，“李正顺”开创了宜沙及鄂西机械行业的先河，一点不假。

由窘迫到发展，经营有方

1921年6月，驻宜北洋军阀部队哗变，到处烧杀掠夺，正顺厂房被焚毁，机床被烧焦，设备损失严重，元气大伤。只得于下半年在宜昌城内北正街弥罗宫巷口，租赁包家门面及三大间房屋，重置设备，缩小规模，移厂至此开业，继续生产布机。嗣后，还做轧花机上的大小梁、上下刀、上下卡子、铜马口、筛子和三分螺丝等零件，并兼带机器修理。在我1927年2月进厂后的5月上旬，驻宜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叛变东下，杨森川军接踵进来，时局骤变，市面一片恐乱，致使厂里原材料难进，产品销不动，处境日窘，难以为继。端午节这天（6月4日），李开荣婉言辞退了全体工人，只留下一位老先生和我，在李家做杂货生意。

1928年2月春节刚过，停产了半年的李正顺机器厂再组人

员，重新开业。只是布机需要量减少。其原因一是铁木布机在城乡已较普及，据统计，仅宜昌县一个区四个乡的农户就占有1500台；二是宜昌又有“龙发昌”和“渝兴隆”两家机器厂也产布机，揽去部分生意。好在正顺厂布机在外有些影响，还能继续生产，但产量不如以前。坚持了几年后，李开荣之子李志奎（名文谟，号志奎）开始主持厂务。李志奎1913年22岁后，一直在协理父亲业务，他读过几年书，文化底子较厚，写得一手漂亮的楷书毛笔字，产品上的铸件商标字，就是他自己写的。只是沾上鸦片烟瘾，起卧失常，至中午才得起床。父亲年迈卸担时，他深感自立办厂的繁重，于1933年到戒烟所强制戒掉鸦片，决心励精图进，重振厂威，寻觅办厂的新门路。

首先，将原只生产轧花机零部件，转向整机制造，商标打出“玲珑轧花机”。实际上各部件比其他机器厂生产的要略大，共重200余斤，售价42元，价格反而较低，轧出的花纤维长，颇受棉产区用户欢迎。在时间安排上，鉴于秋季收棉期对该机需要量大，厂里就提前到三月份，集中材料和人力，持续生产三个月，保证了供应不脱销。一时，销量可观，扭转了被动局面，1934年后，厂里又出现了新的生机，业务蒸蒸日上。

接着，另辟蹊径，制造压面机。面机的关键部位是面刀，其刀是在圆钢（或圆灰口生铁）上车出一道道凹槽，两根面刀的槽口相对适宜，恰到好处，工艺要求高。李志奎对机器制作不在行，他要我担任主头师傅，主持全厂的生产和技术，并负责面机试制。开始车制面刀时，报废了20多根。我们并未灰心，继续探索。1935年1月，面刀终于车制成功。至此，开始了“宜昌·正顺工厂·玲珑面机”（铸件商标字样）的制造。规格以面刀槽宽为准，初时只生产一分和半分面刀，后来为满足市场需要，又生产 $\frac{1}{4}$ 分面刀。这种面刀压出的面条称为“银丝

面”（龙须面），其宽度不足1毫米。我厂在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能制出银丝面面刀，是不易的，也深得社会赞誉。为把握住面机质量，利用本厂翻砂工人朱培森家里开面条店的条件，将厂里制造的面机先搬去试用，合格才售出去，因而赢得了买主的信赖，厂誉倍增。从1935年以后，面机不但满足了宜昌本地的需要，消息不胫而走，川东的万县、云阳等六七个县，鄂西南的恩施等七八个县，鄂西北的南、保、竹、房等县，纷纷前来购买，成为适销对路的畅销货。

再接着，在老产品上下功夫。对布机的生产，原只停留在矮脚机上，这是一种窄机，织布幅宽只1尺2寸，不适应需要。正顺厂在老产品的基础上，发展了高脚机的生产，这是一种宽机，可织幅宽2尺5寸的布，销路一下打开，大量销往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各地城乡。1936年，当时宜昌本地最大一家纺织工厂“高万顺”（人和机都近一百），向正顺厂订制4台被单布机，要求该机能织5尺幅宽。这样，曲轴和直轴均要达到6尺长，而正顺厂车床小不能加工，理应推辞，李志奎为保厂誉，承接下来。两根轴全靠人工校直、打磨，使被单布机能按质按期交货，用户十分满意。

正顺厂以上“三机”的生产，生意日趋兴旺，产量与日俱增，渐臻佳境，是与厂里抓了以下几点分不开。

一是抓门市。派有经商经验的先生站柜，售卖机器和接洽修理业务。门面上将自产机器和零件一一展示，采取了变通的灵活办法，既卖整机又卖全套部件，还卖单个零件。向远道而来购布机者，只需铁部件，木机架回去自己做，门市上也尽其满意。

二是抓原材料。跑外都是老板亲自出马，李开荣将厂内管理交李志奎后，自己在外凭与五金号、货栈、外庄的老关系，

采办原材料。厂房内屋囤集的生铁、圆钢和扁铁等，常有100吨左右的贮存量，满足了生产所需。

三是抓产品质量。厂里铸件的原料，主要采用灰口铁和少许白口铁原锭，废旧钢铁尽量少用，保证了铸件的质量。为使铸件不走型，翻砂模型采用硬模（铁模），这比木模要重得多，做大件时工人抬上抬下是很辛苦的，为确保质量也再所不惜。

四是抓设备更新改造。当小机床不适宜承担加工能力时，及时购进了一台12呎大车床，还添置了一台巴壁手摇钻床和一台落地立式钻床。永耀电气公司开办发电后，正顺厂于1934年在车床上安装了马达，电带车床比原手摇提高工效二三倍；在化铁炉鼓风上，以电动鼓风机取代了原人工手拉风箱。厂里自从用上电力后，就开始日夜生产，产量倍增。

由重建到合营，卓有成效

抗战爆发后，1938年1月24日（戊寅腊月二十三），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宜昌，目标为铁路坝飞机场，死伤枕藉，正顺厂人心浮动。是年10月武汉沦陷，局势更趋紧张，各地工厂都在往大西南转移，李开荣偕同李志奎计划将正顺厂迁到四川云阳县。全厂人员和李的家眷乘轮，另由我一人押运两只木船装载两台车床和铁件等，分别进川。我押木船行了39天到云阳时，李开荣连急带病已故于此好几天了。在云阳生意打不开局面，无法办厂，李志奎聘回全章志（我厂早期徒弟）主持，并迁厂到万县。没想到刚把厂搭起架子，遇到当地同行的阻挠，1940年李志奎一气之下将厂收歇，车床和钻床等设备由全章志引荐，卖给了重庆精华机器厂。李志奎带着妻小人等又去云阳，接着，他的长女和二媳病故，管帐先生罗其鑫乘船落水丧

命，李志奎有感厂败家衰的苦楚，以经营五金杂货维持了几年。

厂停办期间，因“李正顺”在外名声很响，仍有许多人来云阳欲购机器，这促使了李志奎“东山再起”的决心，自认父辈传下来的机械本业不能丢。1945年日本投降后，年近花甲的李志奎童心未泯，携家眷一迁回宜昌，便在大公路内地会附近重建李正顺机器厂。一切都得白手起家，购了一台6呎车床、二台简易钻床，配置了化铁炉和铸造全套设备，请回本厂原徒弟李义华为主头师傅，先后招收徒工黄金生等十数人，是年底就投入了生产。正顺厂虽是重操旧业，但处境并不佳。战后的同行厂家比战前增多，且大多集中在滨江路、一马路、大公路一带区域，有的规模要比正顺厂大。在强化了的市场竞争情况下，李志奎在夹缝中力排重难，很快出现了生机。

在设备上添制改进。1947年李志奎托我在重庆买了一台当时较先进的新式8呎车床运回。嗣后，又经我设计，利用旧料自作了一台能钻、能镗、能铣的三用机床，还改制了砂轮机、脚踏冲床和米筛冲床，提高了对产品的加工能力。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购置汽车引擎（柴油发动机）作动力。一般来说，用柴油机带动机床，时开时停很费事，不划算，只因厂里生产很饱满，机床利用率高，也就弥补了这一缺陷。

在产品上力图创新。那时，一些同行厂家认为“搞机械修理比造机器赚钱”，大抢修理业务；而正顺厂不为此动，避开热门，仍坚持机器制造。除生产布机、面机和轧花机这些老产品外，又增造新的机种。原只生产人力轧花机，经主头师傅李义华设计，新创造了畜力轧花机和水力轧花机，标出“金龙”牌商标。见极其落后的弓弹棉花充斥本地市场，须用机器取而代之，又经李义华设计模具，制造出了弹花机，并批量生

产。还根据顾主需要，专门生产了一批弹花机的进花辊轴。又自己设计模具，利用废煤油桶，制作碾米机筛。

在生产上安排有序。李志奎一方面在外奔波，煞费苦心专营原材料，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来安排生产。上半年的压面机和下半年的轧花机分别为销售旺季，厂里就提前生产，应时供应；弹花机和织布机的生产见缝插针，以销定产，一切有条不紊，产量扶摇直上。以上“四机”均有正顺厂的商标牌号，坏了负责修理，包掉回换，一直信誉卓著。因而产品从无积压，有时还供不应求，必通宵达旦赶制。在解放前夕那几年，在通货膨胀、米珠薪桂的景况下，正顺厂工人报酬只得以米价定薪。老板向来待人宽厚，能出钱为李义华师傅治眼病就是一例，工人们也能为其出力，因而在困境中和衷共济，仍是“机器轰鸣响，产品销四方”。

宜昌机械行业第一家、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李正顺机器厂，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历史给它一个终结——1951年9月1日，正顺厂与十多家同行厂合并为“联众机器厂”，接着走向公私合营——组成“新华机器厂”。我记得时间是1951年10月16日。

1988年3月于枝城市

龙发昌到龙盛昌机器厂

高长泗 王宗维

民国初年创办的龙发昌机器厂，是宜昌一家制造简易机器的厂家，后易名为“龙盛昌”，到解放后与其他机器厂合并时止，有近40年的办厂史。其发展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龙发昌机器厂

它的创办人龙肇三，又名龙传青，人称“抬头子”，宜昌县桥边龙家岩人。1908年他12岁时，进宜昌城在李正顺机器厂当学徒，做炊事，后去李元兴机器厂当车工。龙肇三聪明灵利，勤巴苦学，不但掌握了车工手艺，还学会了翻砂铸造，为日后自己开办机器厂奠定了基础。

1914年（民国3年），龙肇三在亲友的支助下，在宜昌老城內学院街西栅子（现西平巷）租了一幢房子，大约有200多平方米，开办机器厂，取厂名为“龙发昌”。开始，步李正顺机器厂的后尘，以生产适销的铁木织布机为主，后来也发展到生产轧花机、压面机、打米机等部分零件。到1928年，最先在宜昌生产压面机整机，并由年产60台逐年上升到1934年年产200余台。

笔者之一高长泗是1937年进龙发昌机器厂学徒的。当时厂

子已由西栅子迁到了大南门关圣楼旁。厂里的主要设备有：

（1）一台德国造的8呎车床，刀具是本厂用黑风钢做成，可加工最大件直径为400毫米。车床很简陋，是由两人摇动一个大飞轮，通过顶梁轴传动到车床上，另一个人操作车床车制加工件。（2）一台手摇钻床，可钻最大孔直径为16毫米，钻头也是本厂用黑风钢做的。（3）有4个钳台，各配1个老虎钳。（4）铸造方面有一个每小时可熔化300公斤生铁的化铁炉，造型翻砂全套设备。

到30年代后期，老板龙肇三对厂内事情管得很少，主要由管帐先生兼理供销业务和安排生产。生产人员有车工、锻工、钳工、大炉工、造型工、木模工各一人，另外还有6个学徒。全厂共14人。原料为收购的生铁和熟铁废旧品，生铁以收破旧锅和犁铧为主。一般是造型铸件需600公斤铁水时就开炉，3至5天要遇一次，开炉时，全厂人员是全力以赴投入铸造。

厂里主要生产“三机”，即织布机、轧花机、压面机。除织布机上的木架是由江南专门木工制作的外，其余的全部铁部件，包括轴、齿轮等，连小的螺丝、垫圈都是本厂做的。当时宜昌制造“三机”的机器厂还有李志奎开办的“李正顺”和刘满银开办的“渝兴隆”，但各厂家生产的零部件都是大同小异，不能互换，用户需要配件或是修理时，非找原生产厂家不可。龙发昌厂规模较小，加上“三机”的需要量大，三家厂勿须竞争，生产都很饱满，只愁做不盈，不愁销不动。龙发昌厂每月的生产能力是：织布机10台，压面机5台，轧花机5台。实际生产数是根据季节变化和市场需求量而定。

当时全湖北只有武汉和宜昌生产“三机”，沙市虽有数家机器厂，但大多是经营修理业务，因而宜昌的“三机”销售面较广。龙发昌厂的压面机质量很好，大量销往长江上游两岸的